

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司显柱

一、关于“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的逻辑思辨

翻译的实质在于传递意义。释义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意义。许钧(1998)更认为:“语言是翻译之敌”。他解释道:“这里面包含两种意思。一是从大的方面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民要相互接触,相互交流,语言是个障碍,是个天然之敌,必须消除它;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笔译中,语言时时都束缚着译者,不少译者眼中只盯着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这些属于语言层次的东西,成了它们的奴仆,难以从中解放出来。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只是一种文字层次的转移,徒具形,而原文的意义和精神没有达到很好的传达。”也就是说,翻译的要旨在于跳出原文语言层面的束缚,传达出原

文的意义和精神。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这样的言语单位,而非词、句这样的语法单位,因此,翻译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形式,实质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篇材料代替另一种语言与其意义对等的语篇材料的过程。语篇, Halliday 认为是个“语义”单位, M. Pfitze 认为“是按着一定目的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的若干句子或者语段”,许连赞认为“篇章可以是一个单句,但常常是一群句子”。王福祥(1994)将其总结定义为超句言语单位,是既指书面的言语材料,也指口头的言语材料,是由各种言语单位——句子、句群、句段等组成的结构——意义的统一体。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使用的语篇有可能只有一个句子,甚至一个单词组成。比如讲,树坑旁边有一块牌子,上书 Danger!

佚稿谈瞿秋白同志的翻译》,《翻译通讯》2:23-27。

林煌天(主编),1997,《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 纾,1901,《黑奴吁天录》例言,载罗新璋(编),1984:162-163。

刘树森,1998a,《〈天路历程〉与中译外国文学的滥觞》,《译林书评》,1998年1月15日第四版。

刘树森,1998b《赵萝蕤与英美文学翻译》,《译林书评》,1998年1月15日第一版。

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欧文·华盛顿,1994,《瑞普·凡·温克尔》,万紫、雨宁(译),载叶水夫主编、盛宁选编《世界短篇小说经典·美国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1-17。

钱钟书,1964,《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载罗新璋(编),1984:696-725。

谭何哲,1997,《文艺与意识形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汤哲声,1995,《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陶 洁,1998,《两部美国小说在中国》,《译林》2:185-191。

王克非,1997,《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许 钧(主编),1996,《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

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许 钧,1992,《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

许 钧,1998,《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3:49-54。

许 钧、袁筱一,1998,《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俞吾金,1993,《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锦翔,1997,《中国翻译词典·林纾》,载林煌天(主编),1997:415-416。

邹振环,1996,《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①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说法不一,如陶洁(1998);马祖毅(1984:305);陈玉刚(1989:66-67);袁锦翔(1997);钱钟书(1981)。

②参见中译文:“这个秘密政治会议里的意见,完全控制在尼古拉斯·维德尔的手里,他既是村长,又是客店的老板。……其实,大家难得听见他讲话,他只是不住地抽烟斗。尽管如此,他的那些信徒(因为凡是大人都有信徒)却完全懂得他,都知道怎样去揣摩他的意思”。

③就笔者所知,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似乎只有许钧(1996)。

作者地址:030051 太原华北工学院外语系

其意思当然是指“危险”，但此时该词已与语境发生联系，因此，按照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s)的观点，它已不是语法单位词，而是言语单位语篇。

翻译的实质在于传情达意，翻译的标准是忠实、通顺，语言的交际单位是语篇这样的结构——意义统一体。一方面由于英汉语言语篇结构差异悬殊，在英汉翻译中，原句虽是一个句子(单句语篇)，而目标语却要表达成包括几个句子的句群(语篇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原语虽是一语段，而目标语只消使用一个句子的这样情形屡见不鲜，所以，我们认为，确定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至少在英汉这样两种差异极大的跨语翻译中)，不仅是翻译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和发展，而且也是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语言系统功能理论和篇章语言学理论)的完善、发展和支持。

二、对“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命题的验证

下面，兹以英汉双语互译为例，验证上述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这一命题。

(一)只有以语篇为翻译基本单位，才能更好地实现译文对原文意义的忠实。

1. 只有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才能准确译出原文多义词语的确切涵义。

“It's strange”, the old man said, “He never went turtling. That's what kills the eyes”.

“这倒也奇怪，”老头儿说，“他是从来不去钓海龟的，钓海龟才伤眼睛呢。”

So that when lieutenant Osborne, coming to Russel Square on the day of the Vaux hall party said to the ladies, “Mrs Sedley, ma, ma, I hope you have room, I've asked Dobbin of ours to come and dine here, and go with us to Vaux hall. He's almost as modest as Joe.”

到游乐场去的那一天，奥斯本中尉到了勒塞尔广场就对太太、小姐们说：“塞特笠太太，我希望您这儿有空位子，我请了我们的都宾来吃饭，然后一块儿上游乐场。他跟乔斯差不多一样怕羞。”

在以上两例中，kill 和 modest 均为多义词，为何译者在众多释义中将前者的词义选定为“spoil the effect of”，后者为“shy”呢？孤立地看，从其各自所在的句子的视角，是无法作出以上选择的。

只有从语篇着手，从语境、上下文分析，才能选定符合原意的汉语对等词语，舍其则不“信”。当然，如果说对 kill 的词义选定是借助直接语篇范围，那么 modest 词义的匡定则需在更大的语篇范围，更大的上、下文着手才行。因为这里仅从 modest 一词所在的直接语篇，即这里所引述语段是难以确定其具体词义的，但如果结合考虑《名利场》第3章末尾一段对乔斯的性格作了交待的文字：Poor Joe, why will he be so shy? 以及此书第5章之后的一段文字：He had arrived with a knock so very timid and quiet, 就可以有充分的根据将此处 modest 译作“怕羞”。(周方殊, 1996, 3)

2. 只有以语篇为基本的翻译单位，才能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译。

除了我这间北房，大院里还有二十多间房间呢。一共住了多少家子谁说得清？住两间房就不多，又搭上今几个搬来，明几个搬走，我没那么好的记性。大伙见面招呼声“吃了么？”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老舍《柳家大院》)

该语篇中的“吃了么？”考虑其语境，与其说表达的是所指意义，还不如说是反映熟人见面时彼此寒暄问候的套语。因此如果将其译作“Have you had your meal?”显然没表达其承载的交际功能(phatic function)，同时，与其整个篇章所处的语境不符，即语用失效(pragmatic failure)，因此，也同样破坏了目标语语篇的整体意义。故此处应译为“Hi”才能表达出此时此境的最突出意义。

3. 只有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才能译出原文风格，做到译文与原文语篇文体相符。

我们知道语言的使用单位——语篇与情景语境相联系，因此，从语用学角度，说话人必需生成与情景相一致和相称的篇章，言者的选词造句都必需在诸如表达媒介、言者的身份、态度，言语(文章)对象及其与言者的关系等具体语境的诸方面上相一致。反映在翻译中，就要求译者将原语译成目标语时不仅要实现基本语义的等值，还必需同时做到文体相符，即译出原文语篇或话语风格意义。

比如讲，无论是英语谚语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还是汉语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其含义均为:Don't be afraid of taking a risk now and then,因此从保证基本语义等值的角度,当可互译。但若考虑到原文的风格,就不可以简单地套用。比如:

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This saying holds true for man's practice and it also holds true for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肖君石,1982,315)

为什么呢?因为该语篇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这是句中国古话,而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是个英文谚语,况且原文强调的是老虎形象,而这一形象在译文中是无法用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表达出来的。

4. 只有以语篇为翻译基本单位,才能保证原文作者的意向性传递。

Neither she nor he had entered the house since that drizzly November day forty-seven years ago when the movers had cleaned out their furniture, damaging the cane-backed sofa and breaking two plates of Philadelphia blueware in the process.

此句是英语结构性语言的典型习惯的表达。遵照汉民族语言表达时先设时空、逻辑框架的思维表达习惯,可译为:

四十七年前十一月的一天,细雨蒙蒙,搬家工人搬走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搬运过程中,弄坏了那个藤背沙发,打碎了两个费城蓝瓷盘。从那天起她与他再也没踏进那所房子一步。

但是,从这个长句所在的更大的语篇(上下文)来看,将“从那天起,她与他再也没有踏进那所房子一步”这句解释性的话移到长句末,与解释对象远远隔开,削弱了与上文的语气连贯,影响了原文作者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传递。因此译成下文更为妥贴:

四十七年来,她与他再也没有踏进那所房子一步。那年十一月的一天,细雨蒙蒙,搬家工人搬走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搬运过程中,弄坏了那个藤背沙发,打碎了两个费城蓝瓷盘。(林克难,1995,17)

(二)只有以语篇为翻译基本单位,才能做到译文通顺。

实现译文通顺、优美,关键在于译文要符合目标语语言结构特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翻译的基本单位——英、汉语篇的结构特征,组织规律,洞悉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操不同语言民族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图式,翻译时,进行必要的结构转换,以实现译文的“神”似,摆脱“翻译腔”。

那么英汉语篇结构特征又怎样呢?

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汉民族历史上研究“天人合一”,重视整体抽象,注重心理时空,特别强调时间顺序原则,注重空间移动。(杨自俭,1992:285)另一方面,汉语是孤立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形变化,也没有显性的词类分别。汉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汉语的这一属性对汉语造句、连篇产生了显著影响。汉语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逻辑事理为顺序,横向铺叙,形成一个“由多到一”的流水式的“时间型造句法”。也就是说,汉语的造句不注重空间构架的完整,而是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以意统形,自上而下是一个形散意合的系统。如:

阿Q没有家,(他)住在本村的土谷祠里;(他)也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作短工,(人家叫他)割麦(他)便割麦,(人家叫他)舂米(他)便舂米,(人家叫他)撑船(他)便撑船。(鲁迅,《阿Q正传》)

不难看出,该句一方面充满大量的重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省略,这一松散脱落、生动活泼的语言组织形式表现出汉语言结构的典型特点,若用英语的造句规范是无法解释的。

西方人重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强调“由一到

多”的思维传统。同时,英语是典型的形合语言。所谓“形合”,就是使用明显的形式标记。因此,英语语言具有高度的形式化和高度严密的逻辑性,这使得英语句子中的限制和修饰成分叠加,造成长句比比皆是的现象。但无论怎样长,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关连词和其它外形手段来发掘其中的信息和语义逻辑关系,而不至于抓不住其语义层次。如:

He had flown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rom Georgia where he had spent his vacation basking in Caucasian su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job which 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该语句的基本结构是:He had flown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rom Georgia..., where 后面长长的成份都是修饰 Georgia 的定语。在定语从句里,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job which 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系一长长的介词短语作该从句的时间状语;而在这一短语里, which 又引导另一定语从句 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修饰 the construction job。这是一个典型的英语句子,句中的限制和修饰成份叠加,但由于形式完备,逻辑严密,其中的语义关系一目了然。

由于英文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时,为实现译文忠实、通顺就必须跳出原文语言结构的桎梏,用目标语语篇结构替换原语语篇结构。

Extracting pure water from the salt solution can be done in a number of ways. One is done by distillation, which involves heating the solution until the water evaporates, and then condensing the vapor. Extracting can also be done by partially freezing the salt solution. When this is done, the water freezes first, leaving the salts in the remaining unfrozen solution.

从盐水中提取纯水的方法有若干种。一种是

加热蒸馏法,另一种是局部冷冻法。加热蒸馏法是将盐水加热,使水分蒸发,然后再使蒸汽冷凝成水。局部冷冻法是使盐水部分冷冻,这时先行冷冻的是水,盐则留在未曾冻结的液体中。

本篇译文经过颠倒句次,重新组合以后,眉目更加清楚,逻辑性更强,也更加符合汉语科技文体的特征,从而显得顺畅、自然。相反,若按照原文句型和句次译出,则很难产生如此效果。

所以,要提高译文语言质量,摆脱翻译腔,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必需在两种语言结构转换上作文章,否则不仅影响译文文字的自然、流畅,还会导致译语对原语在意义表达上的扭曲、不忠。奈达所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遵守每种语言的特征。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态结构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之上,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把原语的信息用译入语独特结构表达出来。(Nida and Tiber, 1969: 3-4)

语篇,作为结构——意义统一体,它在语法结构上具有衔接性、规律性,在意义上具有完整性。因此,自然成为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翻译,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形式,也理所当然地需在语篇层次上进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也只有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才能实现翻译的标准——忠实、通顺之要求。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
2. 肖君石, 1982, 《汉英、英汉翻译初探》, 商务印书馆, 北京。
3. 胡壮麟等, 1988,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
4. 申小龙, 1988, 《中国句型文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5. 王福祥, 1994, 《话语语言学概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6. 许钧, 《翻译释义理论辨》, 《中国翻译》, 1998年第1期。

作者地址: 230052 合肥市美菱大道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外语教研室